

笑話德佬






—旁觀者—

話說橫跨太平洋、大西洋有個泱泱大國，美則美矣，可惜人種複雜，紅橙黃綠，形形色色，大部份是“白鬼”，但是也有 Dixie, Yankee, Redneck, Pollak (Poles) 之分，“黑鬼”当然是 Nigger，不黑不白則有“chink”，“Jap” 等等。於是乃有 Jewish joke, Italian Joke, Polish Joke. The whole country seems like a big joke.

旁觀者清，想當年台度寶島也有頂港人、下港人之分，偉大祖國也有下江人，土包子各式各樣，不甚恭維的區分。於是乃有 Jokes, songs, plays, 不脛而走。Jokes 乃其中最最生動，最有色彩，最能反映偏見的民俗藝術。旁觀者清，常有確心，收集這些 Racial slurs 一者可以 identify the root of prejudice. 這是嚴肅的一面。二者可以學習阿 Q 精神，一笑置之。三者也是人之常情，希望知道洋鬼子在背後說我們的什麼壞話。

旁觀者清，可惜心有餘而力

不足，我所知道的只有小女兒報告的，在學校她的同學們的惡作劇：My father Chinese (做 slant eye 狀，向上，)，my mother Japanese (做 slant eye 狀，向下，)，I am half and half (做 slant eye 狀，一上一下，) 可惡之餘，尚稱佳作。

旁觀者清，我說的上上之作是有關菲律賓人。也許因御之申也聽過菲律賓人。據說不能分別 P 與 f。有位菲律賓老兄在紐約 illegal parking，警官給他 ticket，他勃然而怒，於是乃有下列的 exchange：

- 警：You can't park your car here.
 - 菲：What do you mean I can't f--k my car here.
 - 警：This is not a parking lot.
 - 菲：I know it is not a f--king lot. But I have been trying to f--k my car for the last few hours. If I don't f--k it here, where can I f--k it.
- 餘不列詳，由此類推。

Then, There is the dumb Arab joke. 據說有位 Arab 利用

日光射在後院曝衣裳。当然他用
二支木棍固定二個 cement
blocks 裡面。加上一條 clothline
就可以曬衣裳。有一天他發現
clothline 鬆掉了。衣服拖到地上。
於是叫用人修理。用人看看去推
推 cement blocks。看看有多重。就走
開了。一會兒。他帶來了三位彪形大
漢。扒看了。不驚訝。扒說：你
把繩子拉緊了。不就行了嗎？用人
說：是啊。我們四個人。二個搬
左邊的 block。二個搬右邊的 block
繩子就可以綁緊了。

閑話少說。言曰正傳。話說
德州。地大物博。教育普及。二個
州之大學。Univ. Texas 在 Austin
Texas A & M 以農立校。又名
Agie (Agriculture 之 short。根有
御巴佬之貴也)。傍觀者清。有個机
會去 eastern Texas。這是 prairie
land。農夫比較佬橫。於是有所謂
Agie 的 subculture。Agie 的 mentality
当然 associated with these 有所謂
Agie jokes。這些 Agie jokes。
stereotype 非常成功。傍觀者在重
法收集 chinese joke 之餘。特地
採納數則。以饜同好。

據說有個農夫養了幾頭豬
有一天。一頭豬突然生病。不吃不
動。農夫風聞德州高等學府。農業

研究之聲名。乃禮聘三位農學博士
来看看豬到底有何毛病。這三位
代表南方有名的學府。U.T. SMU
與 A&M (Agie)。U.T. 博士。自告
奮勇。首當其衝。在豬欄中。研究
豬症。歷時三十分鐘。再也受不了。蒙
著鼻子衝出來。大叫“甚臭無比”
“甚臭無比”。農夫只好再叫 SMU
博士看看。過了一個小時。這位 SMU
博士也受不了。蒙著鼻子。匆匆而逃。
当然農夫只好叫 Agie 去看看。誰
知 Agie 一進去。不到數分鐘。豬
欄之中突有動靜。農夫一想大
概 Agie 也受不了。打開豬欄。
一衝而出的不是 Agie。却是
那頭受不了的豬者。

又說德州有位紳士想在
後園做吳 landscaping。需要有人
pour concrete。於是登報徵人。第
一位應徵的。塊頭粗。肌肉健。
這位德紳於是給他 contract
說明工作性質。週薪福利等等。
老粗舒起筆來在簽名的地方。
打了一個大大的 X。德紳想一想
大概 X 代表 first name。想想
會做工就好。也不介意。二天之後
這個老兒不告而別。於是又有第
二人在徵。看其不比第一人差。德紳
同樣給他 contract。這個老兒
却打了二個大大的 X。德紳想一
想。大概第一個 X 是 first name;

第二個 X 是 last name, 也不通完。
誰知 = 天之波, 他也走了。德紳只好
再找第三位。這位老兄也是塊頭很
粗, 很會做工的樣子。德紳於是給
他另一個 contract。那知這位老兄却
在簽名的地方一連打了三個 X。德
紳再也想不通, 忍不住問他: 一個
X 是 first name, 打了角羊。二個 X
是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, 打
也了角羊。你打三個 X 是什麼意思?
這位老兄不慌不忙的答道: 第一個
X 是我的 first name, 第二個 X 是
我的 last name, 第三個 X 嗎? 表示
我的 Ph.D. degree from A & M.

又說有位 U.T. 訪問一位 Agie
老兄。這位 Agie 老兄帶他參觀農場
豬欄, 生客相歡。Agie 突然學級
大聲, 邀請 U.T. 去幫他修理 barn
的屋頂。二人在屋頂上工作半天。突
然一陣大風, 吹去樣子。二位仁兄
再也不耐下來。Agie 左看右看, 靈机
一動, 說到: U.T. 你看到那個大
泥堆嗎? 我想我們跳下去, 不會
受傷的。U.T. 看看他的白襯衫
大搖其頭說道: 我這一下去, 得準
會陷到泥巴中, 不知要陷多深呢?
Agie 道: 沒有沒有! 頂多只到
ankle 而已。U.T. 聽他這麼言
, 想來 Agie 到底是農家子弟, 也許
有真道理。於是奮身一跳, 跳

到泥巴堆裡。誰知不跳則已
一跳到泥堆中, 身子一陷下去
泥巴一直到 chin。U.T. 大怒:
你不是說只到 ankle 嗎?
Agie 慢條斯理說道: 誰知
道你的 U.T. 是這種跳法的。
可是我嗎? 我一定頭先下去!

旁觀者清。摘錄幾則
取其生動, 刻薄與 stereotype
之成功也。投石以問高明。也許
同鄉中, 有更好的 campus
jokes, ethnic jokes。希望不
求之於野。蓋這些 jokes 中實有
很深的 social contents 也。

